

·实用幽默文库·

阎广林 周宁 主编

幽默与政治家

郑舍农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殷继海

漫画插图:侯红旗

幽默与政治家

郑舍农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延吉市公园路105号 邮编133002)

长春市南关区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5 字数:140千字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5634-0320-5/J·6

定价:8.90元

1. 有关“幽默与政治家”的选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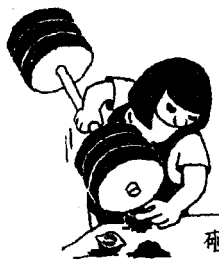
本书谈论的是外国政治家与幽默的话题。

选择这样一个比较显眼的题目，并不是因为我与西方“政治家”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也不是因为我对“政治家”这一令人倾慕的头衔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奢想，更不是因为我对“政治家”这个行当有多熟悉或者有多少研究，原因恰恰相反。我欣赏某些外国“政治家”优越的地位和高雅的气度，我钦佩某些外国“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但我对这一切全无妒嫉之心，因为我永远也无法获得这样的气度、才略和见识，甚至无由接近并了解这样的地位，这正好成了我用幽默的视角和态度鉴赏“政治家”杰出言行的有利条件。幽默当然属于审美范畴，而审美总是以一定的距离为前提的，能够自觉到与“政治

家”之间会永远存在相当“距离”的人并不十分多见，所以专门用这个选题写作的人非常之少。

过于自负的美国人当中倒是有一些想吃这碗饭的，畅销书作家、新闻和电视记者杰拉德·加德纳就写过好几部类似于“幽默与政治家”之类的书，包括《所有总统的才智》、《谁主宰白宫》、《总统笑话：美国总统竞选幽默史话》等，感谢近年来的翻译热和幽默热，我有机会看到了后一本，从中放心地了解道，美国作家虽选择了这样一个很好的题目，但并没有能形成并表现出象我这样的自觉，没有意识到作家自己与“政治家”之间的某种恒定距离，写着写着，就流露出对“政治家”气使颐指的神气，结果犯着了与美国和其它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界人士共同的毛病：以过于苛刻的当然也就很不幽默的态度对待“政治家”的幽默，或者要求着“政治家”的幽默。诚然，资产阶级“政治家”往往有着极其虚伪的本质、反动的根性，那是需要揭露、批判的东西，而这种揭露和批判须倚仗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和革命正气，绝不是资产阶级新闻界凭一种非幽默的挑剔和苛刻的恨铁不成钢式的讽刺所能解决问题的。

我在围绕着“幽默与政治家”这个选题进行工作的时候，当然要对所涉及到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腐朽、落后、反动性进行揭露和批判，不过显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放在幽默情趣的分析评论上，因而即使在揭露、批判时，我也不会采用加德纳先生那种近距离指手划脚的方式。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这位先生的深深的敬意与谢忱，我的许多材料都取自他的著作。他那本《总统笑话：美国总统竞选幽默史话》在我国似乎很受欢迎，真正的译本不止一种，另外还有若干“编译”本；我坦然选用黄山书社的版本，因为它出自北师大“马列主义研究所”的同志们的译笔。



砸核桃

与我对外国“政治家”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感一样，选择这样的题目也并不是因为我对幽默理论已经非常精通，以至于可以用幽默理论来观照并阐释包括“政治家”活动在内的各种现象，

原因又恰好相反。我们谈论的是“幽默与政治家”，而不是幽默与喜剧美学，故不必在幽默问题上作多专业化的考究工作；既然“政治家”并不会严格地按照喜剧美学家的咬文嚼字的论证去施展幽默，我们又何必理睬幽默理论那一套呢？英国绅士康格里夫无疑是个杰出的幽默理论家，他在写给“亲爱的先生”丹尼斯的公开信（原谅我用了这样一个有碍幽默氛围的、过于严肃并太多政治意味的术语，我只是取“公开信”的字面意思，况且康格里夫的这封信确实也太严肃）中把幽默概念的内涵限制得十分狭窄，愚昧的举止、个人的缺点、身体的外貌、做作的态势固然都不能算作幽默，连机智与幽默的联系也被认为是错误的；这位缺乏幽默感的幽默学家似乎一定要把环绕着幽默的各种现象全都扒光，使幽默成为一种骷髅状的概念！我们有足够的西方政治生活材料清楚地表明，“政治家”的幽默往往正好来自上列诸多现象，如果用康格里夫式的变色镜观察“政治家”的言行，就不可能发现真正的幽默感，设想让他这样的幽默理论家来写“幽默与政治家”的题目，那“政治家”可就够惨的了。

然而我又并不认为什么行为和言论都能够称

得上幽默的，我把幽默当作一个格调颇高的情趣，因此才把它与“政治家”的话题连在一起。至少，我觉得一般的笑话够不上幽默层次，而且也不认为普通人说的笑话不是幽默，可“政治家”说的笑话就是幽默，在这一点上，我与北师大马列主义研究所翻译家们译笔下的加德纳有原则分歧，——他的书名就混淆了笑话与幽默的界限。不知翻译家译笔之外的加德纳是否也这么糊涂——我没看过原著，不知道他原书的书名是否真这么写的。

我说过，我的材料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加德纳先生的著述和别的畅销书，倘若有人为了寻求更多的尴尬幽默质问我：既然有了这么多畅销书译本提供了“政治家”的幽默故事，何以你还要选这个题目凑热闹呢？我的回答已经明确了，我不喜欢畅销书把所有能搜罗到的“政治家”的笑话都当成幽默，我试图在“政治家”与特定的幽默情调之间品咂出别一番韵味；我天生不懂做“政治家”的学问，对幽默理论至多也只是一星半点的直觉与机敏的反应，但这并不排斥我的选题具有这样一种可能性：经过我的分析和其它努力，人们能从“幽默与政治家”的众多事实联系上，

寻思出某些未始不可以算是理论之类的东西。这当然是本书的“最高纲领”。

2. 话说“政治家”

细心的朋友一定能看出来，我不厌其烦地给“政治家”一词加上了限定词和引号。引号在所有标点符号中恐怕是最复杂的一种了，特别是给某一名词加上引号，分明是给人一种提示，一种警告：对这一词语的理解应小心为妙。这虽然显得比较严肃，但也不乏某种幽默味道；议论幽默的人总不会忘记在玩引号方面露一手，看来我也难以脱此俗套。

然而我给“政治家”一词在加上限定词的同时又加上引号并不带任何玩味和技巧味，而是实在迫不得已，因为人们对这一词误解的机会实在太多了，而我又囿于选题不能以非常严肃的话题谈论本应非常严肃地对待的“政治家”，无端的猜疑和瞎起劲的联想便会因对“政治家”一词的

误解蜂拥而起，大家知道，这无论对谁都可能是致命的一击。我说过，幽默是需要距离的。

虽然我用以谈论幽默的“政治家”一词全无贬义，但是我将自始至终坚持这些观点：“政治家”并不是“搞政治的人”的同位语，“政治家”并不等于领导人，更不等于领袖。

顾名思义，“政治家”就是以搞政治为业，在政坛上施展自己理想、抱负、聪明、才智的人，然而，是不是每一个符合这种概括的人都能称为“政治家”呢？当然不是。从反面说，希特勒不也是以政治为业的吗？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当然也是一种政治，尽管它臭名昭著；希特勒在法西斯政坛上不也施展了他的法西斯野心和某种谋略？这种野心和谋略当然也是反面意义上的理想抱负和聪明才智，尽管它们对于整个人类是一场空前的灾难；从教条主义出发，希特勒就可以算“政治家”了，但我们能容忍这个人类恶魔戴上“政治家”的桂冠吗？正象容不得狼披着人皮一样，谁也不会将希特勒之类的禽兽称为“政治家”的。

从正面意义上说，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活跃于政治舞台的社会主义国家，亿万群众以

极大的政治热情和牺牲精神从事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这当然是做着光荣的政治工作，完成着光荣的政治任务，而他们的理想抱负和聪明才智又都倾注在这工作上，凝聚在这任务中，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被称为“政治家”，但他们稀罕这个头衔么？本人不稀罕的称呼再扣到他的头上，便会产生不伦不类之感，于此倒会生出一番幽默来。

所以，“政治家”应是一个中性词，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以及在我的选题中，应是对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分子的特指，只有在相当泛指的意义下，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被有条件地称为“政治家”，而这里的“条件”是非常严肃的。

“政治家”并不是一个体现出人们敬仰感情的中性词，我当然就反对把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导者一般性地称为“政治家”，虽然从理论逻辑上说，我们的领导者一点也不缺乏“政治家”所具有的一切，风度、才智、理想、抱负。我们的领导者比起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家”来，更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具有无产阶级领袖的崇高品德，具有对无产阶级和普通劳动人民深切的阶级感情，具有大公无私、廉洁正直

的高尚风格，他们是人民爱戴的对象，把他们一般地称为“政治家”便不能体现和突出他们的这些品格，也不能表达人民的崇敬爱戴之情。

如果人们能接受我的上述意见，不用一般的“政治家”名衔称呼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导人，那么，请允许我在谈论“幽默与政治家”话题时不举及他们。虽然我们的革命家和领导者常常是很富有幽默情趣和风度的，虽然我在谈论“政治家”的幽默时常常不免流露出一些赞赏的口吻，作为某种补偿，我建议朋友们读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传记，翻翻“名人幽默趣闻”、“传人轶事”之类的杂志栏目，它们将帮我告诉你，我们的领袖们常常有着幽默的言谈举止，而且幽默的格调比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忸怩作态要高出一千倍！这使他们的形象更加可亲可敬。

凭心而论，“政治家”虽然是个中性词，但同时也是一个值得尊重值得羡慕的称谓。好些美国人喜欢讥讽、挑剔、攻击和挖苦他们的“政治家”，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就真的蔑视“政治家”；一个美国戏剧家说里根：“他因为当不成优秀的艺术家，所以跑去当政治家了。”那副神气和派

头似乎比较我们陶渊明还要超脱，其实细一品咂，这句强作幽默的话里并不单是揶揄、嘲讽政治家的意思，更有一种吃不到葡萄时津生出来的酸味。“政治家”如果在美国真象人人随时都可以表示轻蔑的情形一样并不值得尊重，那么自命清高的美国人为什么又老盯住政治家说三道四，品头评足的呢？

在我国，“政治家”完全是个外来词，故它带有舶来文化特定的概念意义；一向注重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中国无产阶级领袖们对这个词语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不仅不主张拿“政治家”来互相称谓，而且也不愿意用这个洋味十足的概念概指政治决策群体，因此，我们避免将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一般“政治家”混为一谈，实际上是在一个并不严肃的话题上坚持了严肃的基本原则性。

革命领袖不稀罕“政治家”这个头衔，这不单是体现了他们的谦逊作风，更体现了他们不尚虚名，实事求是的高风亮节。别看西方世界在“民主政治”的旗号下攒动着一个又一个号称政治家的硕大脑袋，其实也只有用幽默的态度才能发现并分辨出他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方略，无论

他们多么“多元”，有多少党派，推出多少个竞选宣言，无非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那一套再加上时事性因应策略，那其中的政治确实有限得很，与我们社会主义政治高度的科学性、严密的组织性、明确的阶级性比较起来，西方政坛简直是政治的荒漠。我们党一向强调政治性，把政治工作做到一切工作的前头，并使政治深入到了普通人民之中，正因如此，我们才不稀罕“政治家”的称谓。

至此，我可以半打招呼半作声明如下：一、尽管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导人也有许多感人至深、格调高雅的幽默故事和趣闻，但在我这个“幽默与政治家”的话题中他们将概不入例；二、下文出现在“政治家”一语属中性词并有定指，即指向外国或古代的一些政治人物，倘若朋友们在阅读和评论（虽然我很不希望得此荣幸）时还是要把有时出现的“政治家”一词当作泛指概念，那我就不得不认他做处心积虑地想陷害别人，甚至可以反坐他混淆阶级阵线；三、“政治家”一语既属特指，本书中与它相联系的“政治”、“统治”……之类的语汇皆特指“外国的”、“资产阶级的”和“封建主义的”，恕不一一注

明；四、既然如此，为简便起见，下文的“政治家”一词原则上将不再赘加引号。

3. 再谈到幽默

我先前就幽默问题对康格里夫颇讲了几句微辞，现在又轮到向他打招呼了。他有关幽默的辨析，包话一些精彩的论断，不仅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且确实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把美学上的幽默当作学术问题进行研究时，很有必要发扬康格里夫式的严谨求是作风，不恤落下苛刻的骂名，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苛刻的作风，任何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揭示都无法获得某种相对确实性，就此展开的学术研究将失去基本条件和意义。由政治上举例，人权问题一直是国际政治上争讼不息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权概念缺乏严谨、科学的学术界定，我们讲的是无产阶级的主权、社会主义法制所规定的公民权，而反动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分子讲的是抽象的人权，是“天赋”